

日军侵华奸杀兽行录

暴

行





▲摄影记者河野公辉证言：“从上海到昆山，到处可以看到阴部插著竹尖的女尸，横七竖八地倒在路边”。



后迫令裸露下体拍照



▲强奸后迫令裸露下体拍照。后面还有一个日军伸手按住她的大腿。



▲ 少女被强奸之后，还要迫令
裸露下体和兽兵合照。



▼ 狗咬中国人



▲ 被日军奸后剖腹，五脏露于身外的受害妇女。

序

五十年前，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遭到了空前的蹂躏，日本侵略的铁蹄践踏了中华大地。

日军所到之处，灭绝人性，穷凶恶极的犯下了滔天罪行。特别是强奸中国妇女的野兽行为，从八、九岁的女孩到八十岁的老妇都难幸免，少女被轮奸，孕妇被剖腹，实行种种野蛮恨毒的手段，中国女同胞被污辱遭惨杀的凄厉之声，催人泪下，撕裂人心。我们中华民族遭到了空前大劫难。

当时，中国沦陷，遍地狼烟，村村流血、家家带孝，巍巍山河低垂下泪。日本侵略军的强盗行为，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华优秀儿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英勇走向抗日战场，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决战。当时有一位家破人亡的同志写了一首愤怒的诗：“一间破草房，烧剩两面墙，妻女被奸杀，东西被抢光，参加八路军，报仇求解放。

当年，我参加了八路军。我们在敌后抗战，虽然手里拿着土枪土炮，但崇高的民族气节，是任何强大的敌人也征服不了的。历史证明了，日本的侵略虽然在东方曾骄横一时，最后，终于落得悲惨而又可耻的下场。

日本的大和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名民族。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我想大和民族的后代们，会看清这些血淋淋的史实。那些与军国主义分子招魂的人，对铁证写出的暴行，难到能够翻案吗？

我们应当永远牢记历史的教训，并把这些血的事实记载下来，用以教育子孙后代。

青年作家晨晖、山岗同志怀着为被蹂躏的中国妇女复

仇雪恨之心，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他们用了很大的精力，辛勤的劳动。在堆集如山的暴行中选出几幕，编辑了这本《吃人肉喝人脑兽行录》我想可以起到提高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侵略者的警惕，不忘战备，再也不使那悲惨的历史重演。

张振川

1990年9月18日

目 录

| | |
|---------------------------------|-------|
| 序幕 兽心蒙动——想女人几乎发疯····· | (1) |
| 找个妓女陪酒····· | (2) |
| 要找来这个漂亮的女人····· | (9) |
| 对女人想得几乎发疯····· | (13) |
| “南京，花姑娘，大大的有?”····· | (23) |
| 靠猜拳定姑娘····· | (26) |
| 搜寻姑娘的“黑话”····· | (30) |
| 日本兵逞欲施暴····· | (57) |
| 由“花姑娘”引起的一场惨案····· | (59) |
| 第一幕 “中日亲善”——遇见女人便抢 奸····· | (67) |
| 一见钟情便抢婚····· | (68) |
| “花姑娘的，这边来!”····· | (86) |
| “我们来料理她吧!”····· | (89) |
| 女扮男装一捞即糟····· | (91) |
| “这群畜牲们!”····· | (97) |
| 她被剥光衣服——马鹿····· | (100) |
| “在这种女人身上伸手”····· | 104) |
| 裸体烈女两姐妹····· | (107) |

| | |
|----------------------|-------|
| 烫死婴儿奸污母亲····· | (110) |
| 向领事馆借太太····· | (115) |
| 母亲救女愿以身代····· | (119) |
| 诱奸不成便残害····· | (121) |
| 八十老嫗也不放过····· | (124) |
| “王八崽子，老娘跟你们拼了！”····· | (130) |
| 将妇女拽出强行轮奸····· | (138) |

第二幕 “共存共荣”——逼男女老少配

| | |
|--------|-------|
| 对····· | (142) |
|--------|-------|

| | |
|---------------------|-------|
| 集体轮奸丑态····· | (143) |
| 他大喝一声，“畜牲！住手！”····· | (146) |
| 迫男人逛“女儿国”····· | (155) |
| 威逼百姓上前行奸····· | (160) |
| 逼她与呆傻男人性交····· | (165) |
| 逼着老百姓“老少配对”····· | (171) |
| 欲兽不从被活活烧死····· | (181) |
| 胁奸不从杀和尚····· | (185) |

第三幕 “王道乐土”——野兽魔鬼的乐

| | |
|--------|-------|
| 园····· | (191) |
|--------|-------|

| | |
|----------------|-------|
| 剥光衣服跳舞····· | (192) |
| 少女、鬼子和狗····· | (199) |
| 女人当活靶····· | (204) |
| 逼喝人血取乐····· | (210) |
| 剖孕妇之肚打赌开心····· | (213) |
| 威逼女儿跳裸体舞····· | (222) |

| | |
|-------------------------------|-------|
| 专挑孕妇肚皮取乐····· | (228) |
| 三寸金莲颤立树桩····· | (237) |
| 淹死姑娘取乐····· | (241) |
| 让狼狗咬人取乐····· | (247) |
| 割生殖器取乐····· | (252) |
| 第四幕 奸后残杀——兽相大白于天下····· | (257) |
| 切开孕妇的肚皮····· | (258) |
| 出世以前就被杀戮····· | (269) |
| 奸后被割去乳房····· | (275) |
| 奸后分身两片····· | (280) |
| 奸后当众分尸····· | (284) |
| 奸后当众挑死····· | (295) |
| 奸后又扎七刀····· | (299) |
| 奸后被活活烧死····· | (308) |
| 用刺刀插入阴道搅死····· | (311) |
| 轮奸之死十六岁少女····· | (331) |
| 以搜查为名轮奸殆毙····· | (351) |
| 六十老妇被轮奸致死····· | (354) |
| 不甘受辱自杀身亡····· | (368) |
| 集体投井自杀····· | (371) |
| 江女士杀掉两个东洋鬼····· | (379) |
| “鬼子强奸我已有十五六次了!”····· | () |
| 马救女人····· | () |
| “一女当关，万夫莫开!”····· | () |
| 落幕 铁证如山——请看被害者证言····· | (401) |

| | |
|-------------|-------|
| 奸淫妇女证言 | (402) |
| 父母被害证言 | (407) |
| 子女或其他亲属被害证言 | (421) |
| 零散屠杀证言 | (425) |
| 集体屠杀证言 | (426) |



序 幕

兽心蒙动

想女人几乎发疯

找个妓女陪酒

——一个日本兵以满认真的表情回答道：“找个艺妓陪酒，再弄个妓女玩玩，喝个大醉……”“啊哈哈……”笠原放声大笑。

北平陷落后，高岛部队在大沽登陆。这时大陆正值夏末秋初，天气仍很炎热。一群群苍蝇追逐着行军的队伍，在满身汗水和尘土的日本士兵头顶打转飞舞。

此后两个月，他们沿着子牙河两岸追击中国军队，当深秋时分到来之时，传来石家庄已落入敌手的消息。

高岛部队在宁晋县某村集结待命，休整十天。这期间，他们以连为单位举行了追悼会。

突然间从紧挨日军团部的民房里升起了大火，浓烟频频飞掠过夕阳照射下的敌团部窗户。

笠原下士和手下的两个士兵最先跑过来，他们抓住了一个在现场转游的中国人。那人有二十二三岁，身穿破衣裳，脖颈和手脚满是污垢。

“你！”笠原下士用中国话怒吼道。但他只会说这一个字，其它中国话连一句也说不上来。他吸溜着鼻涕，命令部下：“去把团部翻译叫来！”

一个士兵向团部跑去。笠原在一口扔到路旁的水缸上坐下，端详着火势。火焰顺着墙壁爬上顶棚，烧着了房梁。房瓦之间闪出白灼的光亮，火舌打着旋儿在窗户上窜动。

“烧得好旺啊！真热乎！”

一个士兵伸出两手，好象在火盆旁烤火似的，眼望着那个中国人的脸继续说道：

“你这个家伙，一看就知道是你干的！”

中国青年象根枯木桩一样，毫无表情地站在两个日本士兵中间。瘦瘦的面孔，看上去有点茫然若失。先后走过来七、八个士兵，把这个青年围在当中。

中桥翻译持着手枪，扎着裹腿，两手插兜，晃动着肩膀走过来。

“是这家伙干的吗？”

“大概是，你问一下。胆大包天，竟想火烧团部……”

翻译吐掉嘴里嚼着的火柴棍，厉声质问了几句什么。然而那青年却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一言不发。他轻轻摇晃着青年的肩膀，继续反复逼问。于是青年用平静的声调简短地回答了两句。只见中桥翻译勃然大怒，恶狠狠地打了青年几记耳光。青年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差点跌倒。从熊熊燃烧的烈焰中，一大片房瓦坍塌下来，发出沉闷的巨响。在一旁围观的士兵问道：“他说了什么，翻译先生？”

“这小子说：‘我烧的是自家的房子，这是老子自己的事情！’”

坐在水缸上正借大火取暖的笠原下士一跃而起，抓住青年的手腕，扯上就走。

“走，快快地！”

青年快步走起来，两个士兵跟在后面。走了十几步，笠原回过头，向着中桥翻译意味深长地狡黠一笑。

四个人离开村子，走出百多米远，来到一条小河边。河岸杨柳成行，两边田圃广阔无边，夕阳西下，天际一片绯红。风平浪静，水面清晰地映出晚霞的倒影，一派静谧的晚秋景象。几家民房错落无序，附近渺无人影。他们跳过几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来到小河堤上。河边一簇簇将要凋谢的野菊花垂在水面上，田圃中的炮弹坑里积满了水，变成一个个圆圆的水泡子。

笠原收住脚，回过头来。青年低着头，望着纹丝不动的河水。水面露出一匹死马圆圆的臀部，马鞍周围挂满浮萍，马头没在水里。

“转过脸去！……说你也听不懂，别扭的家伙！”

没办法，他只好自己绕到青年的背后，哗啦一声从刀鞘中抽出日本刀来。一见这个动作，瘦得象只猴子似的青年，扑通一声跪倒在泥水中，又磕头又作揖地大声喊叫起来。然而，笠原下士对这些早已司空见惯，因而毫不动情。

“嗨！！”

刹那间，青年的叫声戛然而止。荒野登时恢复了傍晚的宁静。青年的头没有掉下来，但落下了深深的刀口。在他的身体倒下去之前，鲜血咕嘟咕嘟地染红了肩膀。他的身体向右倾斜，倒在堤岸的野菊丛中，接着翻滚了一下，扑通一声，半截身子掉进水里，与马屁股贴在一起，两只满是泥巴的赤脚伸向天空。

三个人默默地往回走。暮色中依稀可见几处悬挂着的太阳旗。火灾现场冒起的烟雾上，开始映出赤红色的火焰。已到吃晚饭的时候了。

大火已然熄灭，夜幕降临在敌团部的后院里，四五个日本士兵围着火堆，象往常一样烤着白薯。拆毁的椅子在火堆中变了形。随军僧片山玄澄尽管让浓烟呛得非常难受，但仍旧拨动着火中的白薯，并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喂！好象要改变战线，是吗？”



“你说什么？往哪儿改？”笠原下士用肮脏的手指捏着装配给品的纸盒，放到火上烧着玩。

“听师长阁下的口气，好象要返回天津去。”

“你见到师长阁下了吗？”

“嗯，是谈遗骨的事情。我原想如果部队在这一带呆一段时间的话，我就趁机把遗骨送到天津或大连去，但师长阁下说不要去了，听说部队可能要往天津方向运动。”

“天津！”笠原下士忽然拍了一下膝盖，大声喊道，“好，到了天津一定能让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一场啦，是不是这样？”

一个士兵以满认真的表情回答道：

“找个艺妓陪酒，再弄个妓女玩玩，喝个大醉……”

“啊哈哈……”笠原放声大笑。这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中桥翻译烤火来了。

“刚才那小子，杀掉了吗？”

“干掉了，那个野杂种……”对刚才那把火，他似乎至今还感到惋惜。其实，在中桥询问之前，他早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杀人对他来说，并非什么稀罕事儿。

“小河中有一匹死马，这会儿他正让那匹死马搂着呢！”

一个士兵倏地站了起来，举手敬礼。其它人抬头一看，原来是团长西泽上校叼着烟卷，正悠然自得地向火堆走来。上校回礼后，一边伸手烤火，一边问道：“什么好吃的东西？这么香啊！”一个士兵搬过来一把椅子，坦白地答道：“在烤白薯。”

“给我一个吃好吗？”

士兵们高兴地笑了。他们对西泽上校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和士兵们一样，衣服和手上沾满了泥巴和污垢。此刻，他坐在椅子上，懒洋洋地摸着自己的长胡须。

“团长阁下，您的胡子长得真漂亮！”中桥翻译说。

“嗯，不过还是随军僧的漂亮！”

士兵们又开心地笑了。能和团长这样围在一起烤火，使他们感到实在荣幸之至。笠原下士用木片从火中拨出一块烤好的白薯，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包住白薯后拿了起来，可心里却又犯难了：“是给团长好呢还是不给好呢？”

“你还不快递给团长！”随军僧用沙哑的声音说。

团长默默地伸出手，笠原欠起身，恭恭敬敬地把白薯递过去。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团长吃白薯。

“有人说部队要转移，你们猜猜要到哪儿去？”

“好象要去天津方向。”片山玄澄答道。

“嗯，为什么？”

“团长您说话的口气好象是那样。”

西泽上校剥去白薯皮，把一块热气腾腾的白薯扔进嘴里。士兵们都不约而同地咽下了一口唾液。

“到底要到哪儿去呀？”中桥翻译问。

“连我也不知道啊！总而言之战线要变，这是无疑的。”

“啊……”

“携带的口粮发下来了吗？”

“正在领。”

值班的士兵走了过来，“咔嚓”一声，脚后跟一碰，举手敬了一个礼。

“副官阁下请您回去，他带来了司令部的命令。”

“喔……”西泽上校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火堆周围的士兵们也站起来向上校敬礼，目送上校远去。

西泽上校一走，大家就随便起来，开始斗嘴打趣，争先恐后地从火中抓出白薯。笠原下士脱掉脚上的靴子，接着又扯下了袜子。扁平的大脚板冒着热气，脚后跟有一块黑皴，而脚面却又肥又白。

“快喽，在这一二天之内，就要出发喽！”他借着火光，查看脚掌。这时空中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没有一个人理会它。大家对这种事早已习以为常，顾不上为它去操心。笠原将右脚放在左腿上，又一次喇啦啦地抽出刀来。

“你要干什么？”

“修脚呗！走路太多，脚底都磨出茧子来了，一走路就疼，真比中了枪子儿还难受！”

他把脸凑近脚掌，吸溜着鼻涕，开始用刀削去硬梆梆的脚掌皮。没有仔细擦试的军刀，有几处缺口，刀刃上还隐隐留着一些血迹，手上的油脂使刀身失去了闪闪的光泽，象蒙上了一层铅粉。

第二天，天不亮日军就下达了向石家庄行军的命令。行程将近60公里，炮车和辎重车把道路辗压得坑坑洼洼，行军队形时常被冲乱。辎重部队和西泽部队第三营奉命暂时留下，推迟到次日出发。

日军开进火车站。车站上一片漆黑，没有一星灯火。停在站里的闷罐车厢便是下榻的场所。日军士兵们把空汽油桶搬进车厢，在桶里烧柴取暖。很快，他们蹒缩成一团躺在几天前牲畜趴卧过的乱稻草堆上象死人一样沉沉鼾睡。

次日清晨，当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的时候，货车满载着日本士兵离开了车站。石家庄逐渐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这里那里，太阳旗在飘摆闪动，在车站附近，已有几十名身穿西服和大衣的文职人员，佩带“宣抚班”臂章，在忙于战后工作。他们自然是为了建设“明朗的华北”，为了使居民认识“正义的日本”，“为了赐给居民们以安居乐业的天地……”居民们穿着鼓鼓囊囊的肮脏的黑棉衣，皱巴巴的衣袖上被强迫套着圆日徽臂章，一看到日本兵，他们便使劲挤出脸上的笑容举手敬礼。

石家庄郊外，满目凄凉，到处是被破坏的房屋废墟。房倒屋塌，瓦砾成堆，在可怕的寂静中，残墙断壁比肩而立。铁路沿线，村民们按照日军的命令，在收拾中国士兵的尸体，挖坑掩埋。几十具尸体被一个压一个地丢在土坑里，象鱼一样张着嘴，扭歪着脖子，然后被盖上了田地里的泥土。

(石川达三)